

蝴蝶梦

我错了，我曾以为付出自己就是爱你。

[英] 达芙妮·杜穆里埃 著 方华文 译

Daphne du Maurier

REBECCA

REBECCA

蝴蝶梦

[英] 达芙妮·杜穆里埃 著

方华文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蝴蝶梦 / (英) 杜穆里埃著 ; 方华文译.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11-2473-7

I. 蝴… II. ①杜… ②方… III. 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93427号

REBECCA By DAPHNE DU MAURIER
Copyright: © Daphne du Maurier, 1938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5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3-2015-046

书 名: 蝴蝶梦
著 者: 【英】达芙妮·杜穆里埃
译 者: 方华文

责任编辑: 李 爽

特约编辑: 杨菊蓉 江培芳 王予润

责任校对: 李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70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36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473-7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昨夜我又一次梦游曼德利。我似乎站在那扇通达车道的铁门前，由于去路受阻，一时进身不得。铁门上挂着大锁和链条。身置梦境的我高声呼唤守门人，但无人应答，于是我趋前透过锈迹斑斑的门缝仔细一瞧，发现守门人小屋已是一片荒芜。

烟囱里不见炊烟，小格窗敞开着，满目苍凉。后来，我跟所有的梦中人一样产生了超人的力量，似幽灵般穿过了眼前的障碍。那车道还和以前一样曲曲弯弯，我举步前行，随即意识到了其中的变化——只见那车道又狭窄又杂乱，跟我们所熟知的不大一样。起初我茫然不解其故，待我低头躲开那在眼前摇荡的树枝时，方才察觉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大自然偷偷摸摸、阴险毒辣地步步紧逼，又恣意横行起来，把它那长长的贪婪的手伸向了车道。甚至在过去，那片树林就一直对车道虎视眈眈，最后终于占了上风。车道两旁的树木又稠又密，黑魑魑，无拘无束。山毛榉一株株紧挨在一起，裸露出发白的树杈，枝条纵横交错，怪诞地相互拥抱，在我的头顶遮出一片穹隆，活似教堂里的拱道。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树木——敦实的橡树、扭曲的榆树以及很多叫不上名的树木，它们跟山毛榉盘根错节，拱出沉寂的大地，和一

些已经从我记忆中消失的畸形灌木及植物杂居一处。

在杂草和青苔的挤压下，车道成了细细的长带，砾石路面已不复存在。低垂的树枝使行人步履维艰，而多瘤的树根看起来好似骷髅的手。在这片密林之中，处处可见曾经充为路标的灌木，它们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美观典雅，也可见曾经以蓝色的枝头享有美誉的绣球花。而今，由于无人打理，它们恢复了野性，不开花结实，一味往高处长，又黑又丑，跟旁边的那些没名堂的寄生植物一个模样。

昔日的车道，现在的羊肠小路朝前延伸，忽东忽西。有时我以为它已消失，谁料它又从别的地方冒出来，也许从一棵横卧的树下，或者从冬雨冲出的泥泞水沟的彼岸挣扎着向远处蜿蜒。我万万没想到这段路程竟如此漫长，肯定和那些树木一样已成倍增加。眼前的道路似乎是一条迷途，根本不通向我们的房宅，而是通向遮天蔽日的荒林。蓦然，我一眼瞧见了那房宅，它隐设在铺天盖地、自然生长的灌木丛中。我站在那儿，一颗心在胸腔里怦怦乱跳，热辣辣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这就是曼德利，这就是我们的曼德利，缥缈，静谧，一如往昔，灰色的石壁在梦境的月光下闪闪发亮，竖棂窗户映出绿色草坪和游廊。整齐对称的围墙以及宅院本身并未因时光的逝去而稍有逊色。曼德利宛如掌心的一颗明珠！

游廊缓缓而下，通向草坪，草坪则伸向大海。转过身去，我看得见银白色的平静海面，在月光下就像是一泓风平浪静的湖水。梦境中的水面无波无澜，惨白的天空清澈如洗，不见一丝从西边飘来的云儿。我又回过身去瞧那房宅，但见它巍然屹立，神圣不可侵犯，活生生仿佛我们昨日才离开一样，然而花园却似那

片林子一般遵循着弱肉强食的原则。石楠竟有十五米之高，和羊齿草绞扭缠绕在一起，还跟许多没名堂的灌木交配联姻。那些杂种灌木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卑微的出身，可怜巴巴地依偎在石楠的根茎旁。一株紫丁香和铜红山毛榉结为伴侣，而素来以美为敌的常青藤伸展开蔓须，恶毒地将它们绑在一起，使这一对情侣沦为俘虏。常青藤在荒芜的花园里横行霸道，长长的茎蔓爬过草坪，眼看就要入侵房宅了。另外还有一种树林里的杂种植物，它们的种子很久以前曾散落在大树底下，随即被人们遗忘，现在它们和常青藤齐头并进，挺着丑陋的身体，像大黄草一样，朝着水仙花一度盛开的柔软草地进发。

荨麻随处可见，它们是入侵大军的先头部队，遮住了游廊，爬满了小径，把粗俗细长的身子靠在窗台上。它们又是大意的哨兵，因为队伍多处被大黄草突破，于是它们焦头烂额、气息奄奄地匍匐在地，一任野兔践踏。我离开车道向游廊走去，因为荨麻是阻挡不住我这个梦中人的。我魂销心迷，直奔前方。

月光能使人产生奇异的幻觉，甚至对梦中人也不例外。我敛声屏息，静静伫立，觉得那房宅并非一具空壳，而像从前一样是有生命、有呼吸的。

窗户里透出灯光，窗帘在夜风的吹拂下轻轻摆动；藏书室的房门一定还半掩着，和我们走时一样，而我的手帕放在桌上一瓶秋季玫瑰花的旁边。

我们的房间一定还留有我们的痕迹：一小摞准备归架的图书；一份乱扔着的《泰晤士报》；烟灰缸里的一个烟蒂；我们枕过的枕垫斜倚在椅子上；壁炉里的木炭灰仍苟延残喘，待天亮又会死灰复燃。我们的爱犬杰斯珀伏卧在地板上，眼里充满了灵

性，耷拉着硕大的下巴，听到主人的脚步声，便扑嗒扑嗒地摇动尾巴。

一朵乌云不知不觉遮住了月亮，徘徊了一会儿，像是一只黑手蒙在脸上。刚才的幻景顿然消失，窗子里的灯火也随之熄灭。眼前的房宅最终又变成了一具凄凉的空壳，没有灵魂，没有人迹，在那冷眼观望的墙壁后边再也听不到往日的絮絮低语。

这是一座坟墓，在那废墟里边埋葬着我们的恐惧和痛苦。一切都不会死而复生。我醒着的时候想到曼德利，绝不会感到难过。可惜当时的生活充满了忧虑，不然我可能还会想起诸般美景。我会想起夏日的玫瑰花园、黎明时分的鸟语、栗树下的茶点，以及草坪坡下传来的阵阵涛声。

我还会想起盛开的紫丁香以及幸福谷。这些景象是永恒的，不会随风飘散。这种回忆不会引起我的伤感。乌云遮住月亮的时候，我在梦里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因为我和多数游历梦境的人一样，知道自己正在做梦。实际上，我正在数百英里开外异国他乡的一家旅馆里，躺在空落落的小卧室中，要不了多长时间便会醒来，为小屋里缺乏意境而觉释然。我会叹口气，伸伸懒腰，侧过身迷惘地望望那轮跟梦境里柔和的月亮迥然不同的灿烂红日以及寂寥清朗的天空。白天在等待着我们俩，无疑既漫长又平淡，不过却充满着我们以前享受不到的宝贵的静谧。我们不会谈及曼德利，我也不会跟他讲我的梦，因为曼德利不再属于我们，曼德利已不复存在。

2

我们再也不能重返故里，这一点已确实无疑。过去的影子仍寸步不离地追随着我们。我们竭力想忘掉那些往事，把它们抛之脑后，但它们随时都会重新浮现。那种惊恐、内心里惶惶不安的感觉发展到最后，就会变成盲目且不可理喻的慌乱。谢天谢地，眼下我们心境平和，但那种感觉很可能会以某种不可预见的方式重现，又和从前一样跟我们朝夕相伴。

他非常有耐心，从不口出怨言，即使忆及往事也不说句牢骚话。他一定常常想起过去，只是瞒着我罢了。

从他的一举一动我能看得出来。他常常在突然之间就显得茫然困惑，可爱的脸上所有的表情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把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副面具模型、一件雕塑品，呆板且冰冷，仍然英俊潇洒，但没有一丝生气。他常常拼命地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扔掉时也不熄灭，结果弄得满地都是闪着亮光的烟蒂，似花瓣一般。他接住一个话头就快言快语地朝下讲，情绪热烈，其实言之无物，只不过借以排遣心中的苦闷。据说有这样一种理论：人只有经过磨难才会变得高尚和坚强，因而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如欲得到净化就必须经受烈火的淬砺。这

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我们却充分领略到了其中的甘苦。我们俩都有过恐惧和孤独，都尝受过巨大的悲哀。我认为，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面临考验。我们人人都有各自的灾星，受着蹂躏和折磨，到头来都得与之决战分晓。我们俩战胜了自己的灾星，或者说，我们自认为如此。

灾星再也不会来蹂躏我们了。我们渡过了危机，当然身上也留下了创伤。他对灾难的预感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我却像一出三流戏里瞎喊乱叫的演员，声称我们为自由付出了代价。说起来，我已经扮演够了这种离奇的生活戏剧，如能保持眼下的宁静和安逸，我宁愿用自己的五官作代价。幸福并非可以估价的财物，而是一种思想状态、一种心境。当然，我们也有沮丧的时候，但在其他的场合，时间却不受手表的计量，绵亘奔向永恒。看到他的微笑，我就清楚我们正携手并肩一道往前走，思想的分歧或观点的冲撞都没有在我们之间设下障碍。

如今，我们彼此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秘密，可谓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在我们的小旅馆里，尽管生活乏味，饭菜恶劣，天天如此，周而复始，但我们并不愿改变现状。要是迁往大旅馆，势必会遇到他的许多熟人。我们二人都喜欢朴实无华，有时也感到无聊，但无聊却是治疗恐惧的良药。日子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我逐渐培养了一种朗读的才能。根据我的了解，唯有邮差迟迟不至时，他才会露出焦躁的神情，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多等一天才能拿到英国来的邮件。我们打开收音机，可收音机的声音却使人感到十分烦恼。我们宁愿让激动的情绪积压在心里。许多天以前进行的一场板球赛的战果，却对我们有着很重大的意义。

各种球类的决赛、拳击赛，甚至台球比赛的得分，都可以使

我们摆脱无聊的心境。小学生运动会的决赛、跑狗赛以及偏僻小镇稀奇古怪的小型赛事，都会引起我们的强烈兴趣。有时候拿到几本过期了的《田野》杂志，我看看看着便心往神驰，仿佛从这弹丸小岛回到了春意盎然的英国现实生活中。杂志里描绘了石灰岩间的小溪，描绘了蜉蝣，描绘了芳草地上的酢浆植物，也描绘了在森林上空盘旋的白嘴鸦，这种鸟类在曼德利很常见。在那些翻烂了的纸页上，我嗅到了润土的气息、泥炭沼的酸味，仿佛看见湿漉漉的青苔地上白点斑斑，布满了苍鹭的遗矢。

有一回，在朗读一篇关于斑尾林鸽的文章时，我似乎又回到了曼德利的密林中，鸽子在我的头顶扑扇着翅膀。它们那柔和、悠然的鸣叫在夏日炎炎的下午给人以十分舒适凉爽的感觉，要不是杰斯珀用湿鼻子一路嗅着地面，穿过矮树丛跑来找我，绝不会有谁会破坏它们的安宁。受到惊吓的鸽群活像一些沐浴时被人瞧见的老姑娘，傻头傻脑地骚乱起来，振翅飞出藏身的地方，扑棱棱拍打着翅膀，风驰电掣般掠过树梢，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随后，四周又恢复了寂静，而我却不知怎么感到忐忑不安，发现太阳不再在飒飒响的树叶上编织图案，树枝变得黑乎乎的，阴影加长，家里肯定已摆上了新鲜的山莓，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于是，我从羊齿草上站起身，抖一抖陈年树叶留在裙子上的灰土，冲着杰斯珀打了一声呼哨，抬腿向宅子里走去。我边走边在心里鄙夷自己，不知为何要步履匆匆，为何还要朝身后飞快地瞥一眼。

说来奇怪，一篇讲述斑尾林鸽的文章竟会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使我在朗读时结结巴巴。看到他阴沉的脸色，我立刻停止了朗读，随后翻动纸页，直到我看见一则报道板球赛的短讯。这是一篇缺乏浪漫色彩、枯燥乏味的报道，描绘了中赛克斯队在奥佛

尔球场上怎样采用陈旧的套路击球，竟然使比分不断地上升。真得感谢那些表演精彩、身穿法兰绒运动衣的健儿，因为他不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的表情，脸上又有了血色，以善意的激愤口气嘲笑起塞雷队的球术来。

我们避免了一场对前尘旧事的回溯，从中我也吸取了教训。在他面前，可以读读英国的新闻、体育、政治以及有关豪华生活的文章，而对于那些令人伤感的東西，我以后只好留给自己去偷偷咀嚼回味。色彩、芬芳、声音、雨水、浪涛的拍击，甚至连秋季的雾霭和潮水的咸味，全都是曼德利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回忆。有些人喜欢看导游书，并把这作为嗜好。他们作出安排，全国各地到处旅游，热衷于把无法沟通的地区连接在一起。我的嗜好即便也很古怪，却比他们的嗜好多几分情趣。我收集了大量有关英国乡村的资料。英国每一片荒野的主人以及他们的佃农，我都能一一叫得出名字。我知道有多少只松鸡、多少只鹧鸪以及多少头鹿被射杀；我知道哪儿有鳟鱼欢蹦，哪儿有鲑鱼跳跃。我关心所有的猎人聚会，注意着每一次狩猎的情况，甚至连训练小猎犬的人的名字我也很熟悉。庄稼生长的状况、肉牛的价格以及肥猪染上的怪病，这些全都使我兴趣盎然。也许，这只是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消遣，不需要许多智力，然而在阅读相关的文章时，我毕竟呼吸到了英国的空气，增长出勇气来面对异国耀目的天空。

破败的葡萄园和坍塌的石墙已变得无足轻重，因为我只要愿意，完全可以驾驭住驰骋的遐思，从湿漉漉的条纹状篱笆上摘几朵毛地黄花和几朵苍白的剪秋罗。

采花的兴致是一时心血来潮，这使我柔情缱绻，驱散了心头的痛苦和懊悔，为我们漂泊的生活平添了几分甜蜜的感觉。

由此，我度过了一个惬意的下午，回到旅馆时笑容满面，神清气爽，跟他一道共用茶点。我们吃的东西一成不变，总是每人两片涂黄油的面包和一杯中国茶。在他人看来，我们一定是一对呆板的夫妇，死死地墨守在英国养成的积习。旅馆的阳台倒是很干净，在数世纪的阳光照射下已显得发白，失去了特色。站在这儿，我不禁又想起了曼德利，想起了四点半钟用茶点的情形……桌子摆在藏书室的壁炉前，房门准时打开，接着，仆人按照千篇一律的程序放置茶具：银盘、茶壶和雪白的餐巾。杰斯珀耷拉着大耳朵，对端进来的糕点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们面前总是堆放着丰富的食物，可我们吃得却很少。

此刻，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滴着油汁的烤面饼、小块的尖角吐司以及热气腾腾的司康饼；三明治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做出，飘着异香，闻了让人感到心情愉快；姜饼的味道也非常特殊；天使蛋糕一放到嘴里就化，跟它一同端上来的果子蛋糕，里边则塞满了果皮蜜饯和葡萄干。这一顿食物足够一户饥饿的人家受用一个星期。我不知道那些撤下去的东西是怎么处理的，有时候心里会为那样的铺张浪费而感到不安。

我从不敢开口问丹弗斯夫人是怎么安排的，生怕她嘴角挂着冷若冰霜、高人一等的微笑，用轻蔑的眼光看我。我可以想象得出来，她会这样说：“德温特夫人在世时，从没有抱怨过。”真不知道这位丹弗斯夫人目前在干什么，还有那个费弗尔。记得正是她脸上的那种表情，使我第一次产生了惶恐不安的感觉。我当时不由自主地暗忖：“她在拿我跟丽贝卡作比较。”于是，阴影似利剑一般插在了我们中间……

啊，现在那一切都成了往事，永远不再复返。我的心灵不再

遭受折磨，我们夫妇俩都获得了自由。就连忠实的杰斯珀也得到了快活的猎场。曼德利已不复存在，它像空壳一样隐没在杂乱无章的密林之中，跟我在梦里看到的一样，野草丛生，成为鸟类的栖息场所。有时，也许一个流浪汉遇到突降的暴雨，会到那里暂时躲避。如果他胆子壮，到那儿走一遭倒不会感到惊慌。但如果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或者一个神经紧张的偷猎者，曼德利的树林会让他毛骨悚然。也许，他会偶然撞见海角处的那间小屋，躲在那摇摇欲坠的屋顶下他绝不会感到快活，淅沥的细雨声只会让人感到不安。那儿也许仍残留着一种阴森森的气氛……在车道的转角处，树木已遮住了砾石路面，那儿也非逗留之处，尤其在太阳落山之后。树叶沙沙作响，那声音很像一个身穿晚礼服的女子在悄悄走动；当树叶突然抖动，飘落到地面上时，那啪嗒啪嗒的声响可能就是她急促的脚步声，而砾石路面上的脚印可能就是她的缎面高跟鞋所留下的。

每逢忆及这些情形，我都要回到旅馆的阳台上如释重负地观赏一番眼前的景色。这儿阳光明媚，阴影无藏身之地，石砌的葡萄园在阳光下微光闪烁，九重葛由于落满了尘埃而泛白。也许，总有一天我会对这景色产生眷恋之情。此时此刻，它即便没激起我的爱慕，起码也给了我自信。自信是一种我非常珍视的素质，不过我的自信未免有些姗姗来迟。大概是由于他对我的依赖，才最终使我勇敢起来。总之，我摆脱了自卑和怯懦，在生人面前不再害羞，与初次乘车前往曼德利时相比已判若两人。那时我满怀着希望和热情，拼命地想取悦于人，可是却因言行笨拙而陷入困窘的境地。正是由于缺乏镇定自若的态度，我才会给丹弗斯夫人之辈留下恶劣的印象。和丽贝卡相比，我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记忆似桥梁跨越

了流逝的岁月，我可以想起自己当年的情形：头发又直又短，年轻的脸蛋不施粉黛，穿着不合体的衣裙和自制的短褂，寸步不离跟在范·霍珀夫人的屁股后边，活像一匹局促不安的小马。她常常领我去吃饭，穿着高跟鞋一扭一扭的，五短身材很难保持住平衡，过分艳丽的滚边短上衣衬托出她肥大的胸脯和摇摆的臀部，头上的新帽子斜插着一根大得惊人的羽毛，裸露出一大片额头就像小学生露出的膝盖。她一只手拎一个大包，就是人们用来装护照、记事簿以及桥牌记分册的那种；另一只手摆弄着跟她形影不离的长柄眼镜，那是她窥探他人隐私的工具。

她总是走到餐厅的一隅，靠近窗户在自己平时占的餐桌旁落座，把长柄眼镜举到猪一般的小眼睛上左右巡视一周，然后松开眼镜，任其悬挂在黑丝带上，悻悻地低声嚷嚷：“连一个知名人士都没有，我得告诉经理，让他们给我的账单打折扣。他们以为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难道是为了看那些服务员不成？”于是，她会把侍者唤到跟前，说话的声音既尖厉又不连贯，似一把大锯割裂着空气。

我们今日用膳的小饭馆，与蒙特卡洛“蔚蓝海岸”旅馆里富丽堂皇的餐厅相比，真是大相径庭；我跟前的这位伴侣跟范·霍珀夫人也有着霄壤之别：他正用动作沉稳、外观漂亮的手剥柑橘，样子安详，从容不迫，时而抬起头朝我嫣然一笑；而那位范·霍珀夫人则是用戴着珠宝戒指的肥嘟嘟的手指头在高高的堆着肉馅点心的盘子里瞎扒拉，不时把眼光疑神疑鬼地朝我的盘子里瞥，生怕我的饭菜比她的好。她大可不必操这份心，因为侍者以其特有的不可思议的洞察力，早就察觉出我是她的下人，地位卑微，放在我面前的那盘火腿和猪舌头，是别人嫌切得太糟糕而送回冷

食柜的。仆人们怨恨和明显的不耐烦态度总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记得有一次随范·霍珀夫人住在一家乡村客栈，女服务员对我怯生生的摇铃声始终不予理睬，也不给我拿拖鞋来，提供的早茶冷冰冰的，胡乱放在我的卧室门外。蔚蓝海岸旅馆的情形也一样，只不过没那么严重罢了。有的时候，故意的冷漠竟转化成放肆的讥笑和挖苦，使我得到前台服务员那儿买邮票成了躲避不及的苦差事。当年，我是多么幼稚和缺乏经验，而我也深有感触。一个人如果过于敏感和涉世不深，有许多话其实并没有恶意，而他听起来却像含沙射影、指桑骂槐。

对于那盘火腿和猪舌头，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些肉被切成楔形，干瘪瘪的，激不起一点食欲，可是我却没胆量拒绝。我们吃饭时一言不发，因为范·霍珀夫人喜欢把精力集中在食物上。看见她满嘴流油的样子，我便知道那盘肉馅点心很合她的口味。

她的吃相并没有提高我对自己那份冷肉的食欲，于是我就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看到旁边的一张已经空了三天的餐桌上马上就要有人坐了。侍者领班正点头哈腰，用那种只针对比较特殊主顾的态度，把新来的客人往座位上引。

范·霍珀夫人放下餐叉，伸手去取长柄眼镜。当她窥视人家的时候，我真为她感到脸红，而新来的客人却没有留意到她的兴趣，正在漫不经心地浏览菜单。后来，范·霍珀夫人“啪”地折起眼镜，隔着桌子冲我探过身来，小眼睛激动得炯炯闪亮，说话声音也稍微有点大。

“那是迈克斯·德温特，”她说，“曼德利的主人。他的庄园你肯定有所耳闻。他满脸病容，你说是吧？据说自他妻子去世后，他便一蹶不振……”

3

如果范·霍珀夫人不是个市侩小人，我今天的生活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

想起来也滑稽，我的生活历程竟息息依赖于她的品质。她的猎奇心是一种疾病，几乎成了怪癖。起初我感到震惊，窘迫得不知所措。我亲眼看见人们在背后嘲笑她，她一进屋大家便慌忙溜走，甚至不惜躲入楼上走廊的服务员专用门，弄得我就像替罪的小厮一样，为我的主人承担痛苦。多年来，她一直是蔚蓝海岸旅馆的常客，除了打桥牌，还有一个如今在蒙特卡洛已臭名远扬的消遣，那就是和有身份的人攀朋结友，即使那些人她只是在邮局隔着老远见过一面。她会想出个点子来先把自己介绍一番，往往未待猎物嗅出危险，她便已经发出邀请，要对方到她的房间做客了。她进攻的方式直截了当，出其不意，很少有人能逃得脱。在蔚蓝海岸旅馆的休息室里，她堂而皇之地占着一张沙发，那儿地处前厅与餐厅甬道的正中间，每次吃过午饭或晚饭她都到那儿喝咖啡，来往的客人都必须打她面前经过。有时，她把我作为吸引猎物的诱饵，不管我愿意与否，派我穿过休息室给一位客人捎口信、借书报，或者打听哪家商店的地址，由此便可以突然地为我

们交上一个共同的朋友。那情形看起来，仿佛必须用名人填她的肚子，就像用勺子喂病人吃果冻一样。她也喜欢结交。凡是名字上过闲话栏的人，以及作家、艺术家、演员之流，甚至就连那些平庸之辈，她只要在书报上看到过，便要紧追不舍。

不管事情已过去多少个年头，我迄今仍记得那个难忘的下午出现的情况，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当时她坐在休息室里自己所喜爱的那张沙发上，心里盘算用什么方法进攻。她神情局促，用长柄眼镜磕打着牙齿，一看就知道在权衡种种可能性。她匆匆地吃了餐后水果，连甜食也没顾得上享受，我清楚她是想赶在那位新来的客人之前把午饭结束掉，好到他必经的路上恭候他。她蓦地把脸转向我，一双小眼睛闪闪发光。

“快到楼上去找找外甥的那封信。你该记得，就是他度蜜月时写的那封，里边附有照片。赶快把它给我拿来。”

我看出她已成竹在胸，准备用外甥作进身的阶梯了。我痛恨自己在她的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萌发这种心情已非止一次了。我就像是魔术师的助手，专门提供道具，然后便一声不响地守候一旁，等着主人发号施令。这位新来的客人绝不会欢迎别人的干扰，对此我深信不疑。范·霍珀夫人十个月前从日报上零零星星收集了些关于他的传闻，便贮藏在记忆里以备将来之用，方才在饭桌旁对我吐露了片言只语。我尽管年轻无知，不谙世故，可是却能想象得出来，这样突然地闯入他孤寂的生活，一定会惹起他的憎恶。至于他为什么偏偏要到蒙特卡洛的蔚蓝海岸旅馆来，并不关我们的事，那是他自己的问题，除范·霍珀夫人之外，任何人对此都能够理解。她不懂得怎样处事才为得体，行为举止有欠斟酌，因为飞短流长是她的生活支柱，所以必须对这位陌生人进